



2020年9月的一天,秋阳正好。年已八十高龄的著名词曲作家张枚同和夫人程琪应大同市文联之邀,与当地一些文艺工作者一道走进大同土林,那神奇独特的地质构造,鬼斧神工的沧桑之美,以及沟壑纵横的岁月纹理,瞬间触动了他骨子里热爱家乡的拳拳之心。张枚同沉醉其中,一个念头悄然在心底生出——写一首属于大同土林的歌曲。

生命的绝唱

谈及《醉在土林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,程琪老师的记忆清晰而深刻。她说,这首歌是张枚同主导创作的组歌《雁门关外28曲》中的重要一首。歌词初稿完成于2022年10月17日,最后定稿于2023年9月10日。近一年的时间里,张枚同对每一句歌词反复打磨,字斟句酌,几易其稿,终于写出比较满意的作品。

谁也没料到,这首凝结着张枚同心血的歌,会成为他艺术生涯的绝唱。2024年1月18日,也就是张枚同去世的前两天,由于病情危急,身体各项指标跌破临界值,医生反复叮嘱,严禁任何人探访。那天上午,程琪刚从医生办公室出来,在楼道里看到了大同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崔凤岐,还有大同大学音乐学院原院长李恒林。程琪犹豫了,但她深知好友的情义,还是把两人领进了病房。李恒林和崔凤岐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张枚同,满是心疼,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程琪走到床边,俯下身轻声说:“凤岐和恒林来看你了。”张枚同缓缓睁开眼,看到二人时,原本黯淡的眼神突然亮了,尽管他连说话都要拼尽全力,却还是一字一顿地问:“《土林》……改得怎样了?让曹永明唱吧……”程琪怕他累着,急忙打断:“你就别操心了,让他们弄吧。”李恒林也赶紧接话:“张老师您放心,我和凤岐一定把这首歌做好!”

送走两人后,程琪回到病房,握住张枚同的手。他回握了一下,力道很轻,却满是牵挂。程琪懂他的心思,轻声说:“放心吧,凤岐和恒林靠得住。”张枚同又用力回握了一下,这无声的动作,是他对《醉在土林》最后的牵挂,也含着对这首歌的无限期许。

后来,李恒林与崔凤岐一心扑在歌创作上,之后由崔凤岐编曲,曹永明

《醉在土林》:一首跨学科的共鸣曲

魏向东

和刘明慧夫妇演唱,完成了歌曲的录制。只是,张枚同再也无法亲耳聆听这首歌曲。可程琪说:“我相信他一定能听到,因为这歌声里有他对土林的爱;相信无论他在哪一个时空,都能感知到这份圆满的。”

“云中两棵树”,是张枚同与程琪的微信公众号,他们的爱情与创作相生相伴,扎根大地,枝繁叶茂,又满溢着诗情。2024年12月15日,程琪在“云中两棵树”公众号上发布了《醉在土林》。很快,歌曲在抖音、快手、视频号等平台传开,网友们纷纷转发。如今走进大同土林,总能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。来自河南安阳的一位游客曾感慨地说:“看着土林的景,听着这样的歌,真是太享受了!”

程琪告诉笔者,张枚同一生写了1600多首歌词,大部分是在大同矿务局工作时,用业余时间完成的。那时他常常要写到深夜一两点,书桌前的灯总是亮到很晚。他对作品要求极高,从不敷衍,哪怕一个字不合适,也要反复修改。《醉在土林》这首歌从酝酿构思到完成,用了近一年时间,也是他生命最后时刻还在牵挂的作品,这歌里有他对艺术的执着,也饱含着他对土林的深情。

歌曲《醉在土林》发布后,大同土林景区总经理田连捷、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苏德辰教授,在山西省企业摄影家协会顾问、中煤平朔集团原工会主席魏向东的陪同下,专程到程琪家中探望。在客厅,田总一行看到墙上张枚同的剪纸肖像格外生动醒目。程琪轻声说:“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,挂在这儿,我每天都能看到他……”说着,她的声音哽咽了。在聊天中大家得知,张枚同祖籍原平,1965年从山西大学艺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,1972年为了和夫人程琪团聚,调到大同矿务局,从此在煤矿扎根,先后任职宣教部长、局工会副主席、局文委秘书长。他曾是山西省政协委员、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、山西省音协副主席

席,但不管在哪个岗位,他始终没有放下创作。1980年,张枚同作词、谷建芬作曲的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风靡全国,这首歌曲旋律明快,歌词充满朝气,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优秀音乐教材,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。之后,他又创作了《矿山的女人》,一举荣获煤炭部首届乌金奖。20世纪末,他应央视之邀,用了一个晚上写出《二十年后再相会》的歌词。可以说,张枚同创作的每首歌都紧扣时代,有青春理想,有矿山风貌,更有家国情怀。

在文学领域,他们伉俪同样出彩,共同创作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《拉骆驼的女人》《隐身者在夏天》、长篇小说《市委书记的遗孀》、报告文学《人间有大同》、散文《一生有约》等200余万字的作品。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,张枚同的作品先后荣获170多个国家级、省部级各类奖项,每一份荣誉,都是对他艺术造诣的肯定。

跨界的共鸣

2025年9月中旬,视频号“天木升影像”发布了《云中两棵树 土林一首歌》的短视频,介绍了张枚同先生创作《醉在土林》的感人过程。随后,公众号“云中两棵树”补充说明后转发了该视频,很快登上热搜,引发全网的关注与热议。其中,国家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、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苏德辰教授的留言,尤为引人注目。

苏德辰教授在留言中写道:“再普通的事物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悟。大同土林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,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解读若出现天壤之别,本属正常。可若艺术家对大同土林的理解既独到又贴近科学,是否格外神奇?以往,我偏爱与理科背景或户外经历丰富的人交流,因为向他们讲解自然演化过程更轻松。后来才发觉,这种想法太过片面狭隘。接触土林这些年,我几乎每天都在向他人阐释土林的成因,却始终

对其存有疑惑——整个黄土高原乃至华北地区,水土流失现象极为普遍,为何唯独在石板沟形成了成片的土林?即便将原因归结为地质、地势、气候等条件的综合作用,其实也只是无奈的搪塞。而张枚同老师《醉在土林》的歌词,恰恰道出了我的心声与困惑。”

苏德辰结合现实观察补充道:“今年8月刚发生过几次小地震,土林景区的几处小景点遭遇崩塌,几座形态秀美的土柱瞬间改变了模样,且这次地震的震中恰好位于土林景区附近——这不正是张枚同老师歌词中所说的‘地心之力’吗?数万年前乃至数十万、百万年前,大同湖因气候变迁,堆积起不同厚度、密度与颜色的沉积物。土林崖壁上显露的一层层湖相沉积物,正是气候变化的直接产物,其中隐藏的气候密码,在断崖面上展现得最为清晰——这又何尝不是张枚同老师笔下‘断崖上有远古的谜底’的真实写照?因此,当我读到张枚同老师的歌词,听到这首赞美土林的美妙歌曲时,心中立刻肃然起敬。这份感受,正源自程琪老师所说的‘艺术与科学的碰撞’。”

程琪看到苏德辰教授的留言后,回复道:“仔细读完您的留言,十分感动,也深受启发。其实在创作之初,我们只是从文学艺术的视角去感知‘土林’的独特,并未从科学层面深入理解您所阐述的这些内容。但读过您的留言,再重温歌词,聆听歌曲,仿佛突然打通了一条通道,让自然与心灵、科学与艺术真正融会贯通。我强烈地感受到,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竟如此亲近、如此贴近。是您的科学阐述,为歌词与歌曲赋予了更具象的高度与更深层的内涵。”她还进一步阐释道:“天马行空的文学艺术注重‘感觉’,严谨的科学则更侧重‘实证’,前者多感性表达,后者偏理性分析。但二者并非相互排斥,感性与理性之间其实可以相互转化、递进,甚至存在相通之处。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

律,不正是由苹果落地这一感性观察引发的思考吗?”

苏德辰与程琪的留言互动,不仅是艺术与科学的碰撞,更是二者深度共鸣的生动体现。《醉在土林》是一首超出预期的佳作,展现出跨学科领域间不可忽视的“同源”现象。艺术家以感性视角捕捉世界的美好,科学家以理性思维解析自然的规律,二者看似不同,却在这首歌曲中达成了异曲同工的奇妙契合。张枚同歌词中的“地心之力”与“远古谜底”,原本是基于艺术想象的诗意图表达,却无意中与地质运动、沉积演化的科学事实高度吻合。这种“无意识的契合”并非偶然,而是源于艺术创作中对自然本质的直观把握。正如程琪老师所言,许多科学发现往往始于感性直觉;而艺术的想象,也常常隐含着对客观规律的敏锐感知。歌词中“通往那远古的谜底”“地心无声的呼喊”等意象,既展现了艺术的丰富想象力,又在不经意间触及地质科学的核心问题,成为连接艺术与科学的纽带。这场艺术与科学的交流对话,实则揭示了人类探索世界的本质,最终目标是追寻真理。

艺术通过情感与美学表达宇宙的宏大与深邃,科学通过逻辑与实证揭示自然的运行规律,二者看似路径不同,却在终极目标上异曲同工,殊途同归。正如苏德辰教授所说,艺术与科学的碰撞让人“肃然起敬”,正是因为这种碰撞触及了认知层面的深层统一性。歌词中“亿万年鬼斧神工,雕刻出彩色的诡异”,与苏德辰所述“大同湖沉积物形成过程”高度呼应。艺术家笔下的感性表达,暗合了科学家对“沉积物颜色与气候关系”的理性分析——不同颜色的沉积物,恰恰代表了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沉积状态;而断崖上“远古的谜底”,更直接对应了土林断崖面上隐藏的气候变化密码。这种跨越学科的共鸣,清晰地展现出艺术与科学在探索真理时的“同源性”。

在学科分野日益精细的今天,这种跨越领域的共鸣提醒我们:真正的智慧从来不属于某一学科,而是存在于对世界永不停歇的好奇与探索中,艺术与科学的交融,或许正是人类面对自然时更为完整的姿态。

价值的升华

《醉在土林》超越了一首歌本身的意义和价值,成为一场关于认知美学与自然哲学的深度对话。程琪老师曾坦言:“说实话,我之前对土林并没有太多了解。但2020年9月,当我和枚同一脚踏进那片土地,就莫名其妙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——仿佛突然被抛到了地球的某极,又像不小心走到了地球的边缘,完全跳出了日常的生活场景,赖以生存的空间似乎一下子退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”

大同土林所在的泥河湾盆地,本就是被誉为“东方人类的故乡”的旧石器文化遗址。正如苏德辰教授所说:“土林的每一层岩石,代表大同古湖一层层的沉积过程,每一层沉积物,都记录着亿万年来的气候变化,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‘活化石’。”而《醉在土林》这首歌,正是连接“活化石”与人类情感、科学与艺术的桥梁,让科学之“真”、自然之“善”与艺术之“美”,在旋律与文字中实现了完美统一。当科学家从歌词中找到困惑的共鸣,艺术家从科学中获得创作的深化,我们看到了学科分界背后人类认知的统一性,那就是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真理的追寻、对美的共识,永远是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原动力。

近几年来,大同文旅火爆出圈,这座城市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完成了蜕变,并且按下了加速键,创新性引入现代文旅元素。《醉在土林》的创作传奇与跨学科对话,恰好迎合了大同文旅科技与文化融合的大背景,形成了“歌曲一景观一科学一人文”的立体画面。大同土林因“艺术绝唱+科学谜题”的双重标签,让景观有了深度,让文化有了温度,为这座城市的文旅魅力添上了浓重的一笔。如今,土林依旧矗立,歌声依旧回荡,“云中两棵树”的故事与情怀仍在延续。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碰撞迸发出的绚丽火花,将随着《醉在土林》的旋律,在雁门关外的桑干河畔,在更多人的心中涓涓流淌。

秋 收

林兴明

从谷稼旁抽出身子
让黄昏拍了张照
爹娘简朴的日子
是一个幸福的盒子
秋收,他们把疲惫悄悄地藏起来
而把果子
用蛇皮袋装给我们兄弟姊妹
蛇皮袋里还有鸟鸣、花香
我幸福地将它们取出来

塞北多英烈 丹心照古城

刘振华

莫道高寒苦,要做塞上第一城!
注释:
①大同西北东三面环山,市内主要河流有桑干河、御河、十里河、唐河。
②1925年8月,中共大同铁路工人支部成立,地址位于大同市铁路站东街府安巷内的方家大院,现北辰花园小区。
③由杨凤楼任书记的中共大同铁路工人支部1925年8月成立时有党员7名。
④大同市正致力于建设能源之城、算力之城、文化之城。
(作者单位:市委政研室党建办公室)

百年征程续写华章
主题征文
主办:中共大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


晚霞芦影

从人工捡矸到重液洗选

管芙蓉

体情况。比如,煤中含矸来自放顶工序,当顶板塌落时窜入刮板运输机的矸石,一般都是特块,就必须采用特块捡矸。同理,如果是工作面的伪顶随着采煤机割落入刮板运输机,多半是大块,就必须采用大块捡矸。其二,煤炭分级,使用快速振动筛或快速摇动筛把煤炭按块度大小分成不同的品种。其中,块度有时块煤夹杂着石块,港口煤质管理人员把石块拍照寄到局煤质处,大同矿务局领导非常重视,一方面责成专人立即前往解决煤里混入石块问题,一方面采取严格措施加强选煤楼捡矸。可是,按照当时的选煤楼设计,只能靠人工用手捡,并增加捡矸皮带,降低皮带运行速度,便于人工操作。由于捡矸

皮带速度不能过低,否则影响产量,所以捡矸皮带的速度都是0.35米/秒左右。就是这样的速度,工人的眼睛紧盯着皮带上的煤和石头,时间长了也会头晕眼花,既不安全,捡矸效果也不佳。所以局领导痛下决心,正在设计或施工中的燕子山、四台、马脊梁新井、塔山、同忻以及后来上马的千万吨级大型矿井,全部配套建设生产能力,解决煤炭外在灰分和含矸彻底清除,所以称为“煤炭精洗”。20世纪80年代,洗精煤的价格要比原煤高10%~20%,效益非常可观。

洗煤的原理很简单,调制一种液体,其比重大于煤小于石头,俗称重液。当煤和石头的混合物被投入重液

时,煤漂浮在重液的表面,矸石沉没在重液的底部,当输送机运转时,煤被分流到溜煤槽,石头被分流到溜矸槽,这样,煤和石头分开,实现了重液选煤。至于煤炭分级,还必须在洗煤厂增加快速振动筛或快速摇动筛,进行筛分。重液的配制,就是在水中加入磁铁矿粉,一边搅匀,一边做分选试验,达到较好的洗选效果为宜。由于重液选煤能把煤炭中的外在灰分和含矸彻底清除,所以称为“煤炭精洗”。20世纪80年代,洗精煤的价格要比原煤高10%~20%,效益非常可观。

(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,欢迎社会各界赐稿,来稿请发至平城书局邮箱:pcsy22@163.com)



1949年2月,大同煤矿宣告解放。同年8月30日大同矿务局成立,煤峪口、忻州窑、永定庄、同家梁、四老沟、白洞等矿陆续恢复生产。当时采的都是侏罗纪煤系,又都是浅部煤层,煤质优良,没有夹石,总的灰分为5%~8%,含矸率在1%以下,只有极个别的工作面煤层中含有少量夹石,或强制放顶时零星跌落的石块混入煤中,对煤炭质量影响不大,所以地面生产系统全都没有筛选或洗煤设备,只是依靠人工把较大的石块或煤矸捡出。

1953年以后,由于陆续开采夹石较多的煤层,如当时的B层和B1层等,煤层中都有一层厚度为0.1~0.3米的夹石,爆破落煤之后,有不少破碎的页岩石块混在煤中。与此同时,D层煤厚度只有0.8~1.1米,盘区巷道必须采用半煤岩掘进(即巷道断面的上部分开凿在岩层,厚度为0.9~1.1米,下部分开凿在煤层,厚度为1.1~1.2米),虽然煤和岩石分掘分运(即开凿煤层和开凿石